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二

崇十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崇十二

宋朝奉郎尚書度支外郎充集賢校理賜緋魚袋借紫臣張君房集進

道教靈驗記

胡尊師修清齋驗

胡尊師名宗自稱曰欐享郭切居梓州紫極宮

嘗沿江入峽道中遇神人授真仙之道辯博該贍文而多能齋醮之事未嘗不冥心滌慮以祈感通梓之連帥皆賢相重德慕下盡皆時英碩才如周相國李義山畢加敬致禮其志亦泊如也泊解化東蜀顯跡涪陵方知其

地蟬之蛻得道延永爾梓益襄閭閻自王法
進受清齋之訣俗以農蠶所務每歲祈穀必
相率而修焉至有白衣之夫緇服之侶往往
冒科禁而葺事者固以為常矣有郡人劉崧
慕師之道德請於別地以致齋焉師謂之曰
夫嘯儔侶命儕友者猶須正席拂筵整整盥洗
爵恭敬以成禮嚴格以致事或懼其誚讓責
其不勤況感降天真禱求福祐豈可隄然而
買罪乎俗之怠惰有自來矣子可訓勗于衆
必精必虔乃可為爾崧承命誓衆潔已率先

而撰香花備壇墀師然後往猶丁寧戒誨既
昇壇展禮思神之際有黑雲暴起旋颯入座
拔其二柱飄其竹席投其鎗釜於千步之外
而後卒事而融風熙熙祥氣亘野師詰所投
之物其二柱嘗閣於豕圈之上竹席嘗蔽於
產婦之室鎗釜嘗爨於縑經之家其不投者
皆物之潔矣師曰器用不潔神明惡之况爾
之心乎心苟有疵行苟有玷雖百牢陳于席
九韶奏于庭適足以瀆神明延大禍爾人之
修心必使乎言行相脗内外坦然明不媿於

人幽不慙於鬼吾知其可爾反於是者豈言
行之足徵哉士君子里巷之人聞師之言各
革惡趣善矣

崔玄亮修黃籙齋驗

持經
附

崔公玄亮奕葉崇道雖登龍射鵠金印銀章

崇十二

二

踐鶯鷺之庭列珪組之貴參玄趣道之志未
嘗怠也寶曆初除湖州刺史二年乙巳於紫
極宮修黃籙道場有鶴三百六十五隻翔集
壇所紫雲蓬勃祥風虛徐與之俱自西北而
至其一隻朱頂皎白无復玄翮者棲於虛皇

臺上自辰及酉而去杭州刺史白居易聞其
風而悅之作吳興鶴讚曰

有鳥有鳥

從西北來

丹頂火綴

白翎雪開

遼水一去

緱山不回

噫吳興郡

孰為來哉

寶曆之初

三元四齋

當白晝下

與紫雲偕

三百六十

拂壇徘徊

上昭玄貺

下屬仙才

誰其尸之

太守姓崔

崔公常持黃庭度人道德諸經未嘗曠矣其
後以感通之至彌加篤勵去世之時入靖室
諱黃庭無疾而化將葬棺輕若空衣焉

武昌人醮水驗

武昌人寓居蜀之青城其邑每歲修竹筥之堰以隄川防水賦稅之戶輪供其役武昌是歲籍在修堰之內邑吏第名分地以授之自冬始功訖歲而畢所受之地當洄水之穴新

棠十二

三

有漩注基址不立雖運石以塞之負土以實之一夕之後已復深矣主吏疑其龍神所為也求陀羅尼幢三四尺投於其中侵陷彌甚晝勤夕勞不離其所諸家有緒而獨未定其址頗以為憂乃備禱醮之禮撰詞以告焉其

大旨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先人依神以
安寧神依人而變化蜀之田疇既廣租賦是
資所修隄堰二百餘里或少有怠廢則墊溺
為災歲苟不登則饑寒總至人或失所神何
依焉況復漂陷為憂淪胥是懼有一於此則
粢盛不供椒漿莫給春祈秋報何所望於疲
民哉當使封畛克完浸淫息患地租天賦无
曠於循常東作西成克彰於幽贊矣如是潔
其器用豐其禮物掃地而醮焉是夕夢衆人
紛紜檐囊荷橐襁嬰攜孺若遷於他所明日

投石以實之水乃退涸遠成其堰八月之後
方復摧陷濬為洄潭焉

徐者翦為父修黃錄齋驗

高平徐者漣水人也因官遷于青州貨殖殷
贍有子三人其二癯殘小者項有肉枷人見
所共驚畏其為初銳意求官驕佚自任下輦成
宴言行事隨欣欣然有凌雲霄之志見二子
之疾未甚介意及覩肉枷之異悒悒不樂道
遽喪矣因遊東海山觀中與道士話其事道
士曰三子之疾非已之過非子之罪蓋宿業

所鍾爾道門所謂宿業非是疾者前生之業
乃先人之罪殃流後裔也君家先世當有酷
於刑法暴於捶楚為官不恤牢獄不矜囚徒
意生法外殘毒害物遂使子孫受其報爾者
泫然流涕曰實然先父為官當則天之朝世

卷十二

四

亂讒勝誅鋤李氏諸王屠害宗室朝廷德望
必設法以陷之殘刑以毒之誅勦考掠不勝
其毒者陷於狴牢死於繫械故不可勝紀如
武懿宗來俊臣周利貞李義府之徒恩渥隆
異回天轉日天下畏之以矜恕慈惠者為懦

夫以彊懷忍酷者為能吏仁憫道息真正事
墮勢使然也先父雖位卑威薄時稱能官累
案大獄寧無枉抑今日之報信而有徵將祛
此罪滌此寃柰何道士曰拔先世之考當修
靈寶解厄齋救存歿之苦當修黃籙齋勿恡
金寶一遵天科竭財向善孜孜不倦可以謝
其罪爾者翁還家大修黃籙道場三日第二日
夜時方嚮晦中夜聞門外車馬人物之聲甚
衆出門視之則白光如晝天兵千餘人官吏
數百羅列門外若有所候良久黑氣鬱勃直

北而來中有三人枷鎖械縛鬼神數十人領
之列於官吏天兵之前一人即翫父玄之也
俄而黃赤光一道自西北來照地上草木屋
宇人物之形皆若金色異香盈空光中神仙
一人青童十餘人二力士執節前引其左一
人武弁朱衣執金策去地三丈許衆官拜迎
神仙俯揖武弁者稱太上之勅讀金札曰徐
玄之侮法害人宜加考謫以其子精修黃籙
功簡上玄即宜赦宥同惡延逮並為原除於
是神仙復去官吏皆隱即見其父素服麻衣

謂翥曰吾不知罪福但恣習襟法外害人久
被寃訴考責已十八年同官屬吏皆均其罪
猶有十二年殃苦報訖方履惡道痛苦之狀
不可具言賴汝歸向法門精修此福太上降
赦前罪併除寃訟之人先已解脫延累之罪
自此亦銷吾得生天去矣勤於香火以報道
恩乃飛空而去翥之三子旬月之間殘病者
完復肉項亦銷更修黃籙齋十壇廣為存歿
仍令小子於山觀入道永奉香燈翥終身高
閑不窺祿利常持誦真經時亦鍊氣絕粒

張郃妻陪錢納天曹庫驗

成都張郃妻死三年忽還家下語曰聖駕在蜀之時西川進軍在興平定國寨以討黃巢其時鄰家馮老父子二人差赴軍前去時留寄物直三十千在某處馮父子歿陣不回物已尋破用却近忽於冥中論理某被追魂魄對會經今六年近奉天曹斷下云自是歿陣不歸非關巨蠹故用令陪錢三十貫即得解免緣臘月二十五日已後百司交替又須停住經年其錢須是二十五日已前就玉局化

北帝天曹庫子送納一張紙作一貫其餘庫
子門司本案一一別送與人間无異光化三
年臘月二十三日就北帝院奏前件錢訖是
夕妻夢中告謝而去又成都縣押司錄事姓
馮死十餘年其姪為冥司誤追到縣馮怒所
追吏放其姪自縣後門倉院路而還見路兩
畔有舍六十餘間云是天曹庫收貯玉局化
所奏錢

棠十二

六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修神呪道場驗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姓王其家巨富貨殖豐

積而疾苦沉痾逾年不痊齋供像設巫醫符
呪靡不周詣莫能蠲除玉芝觀道士陳道明
專勤清齋拜章累有徵驗而招商素不崇道
聞之蔑如也攻理所疾費貨財萬計矣日以
羸茶俟時而已其親友勸勉俾請陳道明章
醮祈禳不獲已而召焉道明為於其家修神
呪道場疾方綿篤不保旦夕促以啓壇當禁
壇之際疾士冥然家眷親友相顧失色禁壇
既畢道明持劔水詣房內外噴水除穢疾士
曰請尊師就此噴水可否道明就卧內噴之

忽然起坐稽首頂禮曰深謝神功我疾有瘳
矣乃求衣命机隱坐而喜曰一生錯用心不
知有大道今日方荷天兵之力也徐與親友
妻子言曰我初困頓絕甚謂今夕死矣尊師
開道場之時都不醒悟但聞空中有言大帝
下降領天兵討逆如是即黃光如日照灼遠
近即見千乘萬騎天兵神將圍繞此宅鬼物
邪怪並已擒縛去矣方見大帝太一乘七寶
車對行前引侍衛儀仗如人間帝王忽令召
某至太一前令神以水噴面清涼徹心無復

痛楚但氣稍羸恭即云元始下降乃見大帝
太一對望迎拜隱仗倍於前百倍多矣元始
天尊有光一道下照其身今則氣力亦似勝
任矣速備盥洗自要臨拜壇前親友尚恐其
未任勸俟來日懇要盥漱更衣扶杖而立良
久捨杖而行便於拜跪數四家人扶策揮手
拒之因坐觀法事素若無疾飲食氣力遂巡
如常自是三日齋壇炷香虔對略無暫替乃
獨修創玉芝觀講堂大殿三門通廊齋厨道
院前及官河開街廣四十餘步土木之用像

設之製牀機器皿服玩庖厨凡計錢數百萬
二年之內畢周備焉自茲氣爽神清智識明
敏乃乞解所職養道閑居

相國杜幽公修黃錄齋免閻羅王驗

相國杜幽公幼履顯榮歷居大任名藩重鎮

皆再領之年九十餘薨於荆渚是夕中使揚
魯周自五嶺使迴止於傳舍一更之後風勢
可懼敲磕擊觸若兵甲之聲人人股慄莫知
所以魯周駟騎所倦尋亦成寐四衢之內師
旅充斥不通人行問其故皆曰迎閻羅王今

夜四更去又問王是何人曰此州大將官高
年長者是既覺召驛吏問之時公不愈半月
矣官高年長首寇衆人疑其必有薨變是夕
四更果去世矣魯周話此事於儕友間自是
京師亦有知者明年春女妓間有暴殞而蘇

卷十二

傳公之命云我今居閻羅之任要作十壇黃
籙道場以希退免令送錢二百萬圖幕各二
百事於開元觀古栢院詣冲真大師胡紫陽
嚴修齋法齋畢前傳命之妓復暴殞如初云
我已奉上帝之命為他國之王免冥官之任

矣言罪福之報信如影響不可不戒也凡修黃籙道場表奏上帝上帝降命無所不可

南康王韋臯修黃籙道場驗

太尉中書令南康王韋臯節制成都於萬里橋隔江創置新南市發掘墳墓開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萬戶鄣閉樓閣連屬宏麗為一時之盛然每至昏暝則人多驚悸投礮擲石鬼哭嗚咽其喪失墳壠平剗墟墓無所告訴故俗謂之虛耗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葺韋公知之請道流置黃籙道場精伸懺謝至

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韋公夢神人曰所營南市開發墳塚使幽鬼之類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幾為分野之災賴黃籙之功為其遷拔上帝勅窮魂三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為

崇十一

九

憂也公深異之自製黃籙記立於真符觀

李約妻要黃籙道場驗

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為諸衛小將軍妻王氏死已逾年忽一日還家約勒大小幹當家事言語歷歷一如平生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

亦已為常矣約罷官二年力甚困闕頻入中書見宰相求官未有成命妻忽謂約曰人間命官須得天符先下然後受官近見陰司文字五月二十五日方得符下必受黃州刺史可用二十三日更入中書投狀也約如其言二十三日入中書求官時相侍中路巖性甚強正早聞其妻還魂之事又聞二十五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即因會話之際已與諸廳有約云李約祆妄之言固不可聽某已斷意不與除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即

黃州刺史有關路遲疑多時未欲注擬忽下
筆與署黃州刺史亦總不知勅下之後方復
醒悟乃歎曰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
赴任妻亦隨之發日及上官日皆其妻所擇
到任旬月妻謂約曰我人間世限盡與君生
死之決所以未去者為天司與一主持處日
限未即赴任又以平生過咎未得原免今居
官之際可為作少功德也約問要何功德妻
曰請修黃籙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
之問何故須修黃籙道場曰天上地下一切

神明無幽無顯無小無大皆屬道法所制如
人間萬國遵奉帝王爾黃籙齋者濟拔存亡
消解寬結懺謝罪犯召命神明無所不可上
告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即降明
勅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黃光

卷十二

+

如日出之象照地獄中一切苦惱俱得停歇
救濟拔贖功德極速故須修黃籙道場為急
矣約問曰佛家功德甚有福利何得不言妻
曰佛門功德不從上帝所命不得天符指揮
只似世間人情請託囑致而已神鬼無所遵

稟得力極遲雖云來世他生亦恐難得其効
約聞之乃備法物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其
兒女復為母氏於紫極宮別修一壇亦三日
三夜齋時妻於壇前設位奉香觀聽法事既
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即當除替授金
吾小將軍但勤心奉公濟恤貧弱矜憫孤獨
踈薄財貨重人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清
靜身心勿食珍鮮勿衣華美即為上矣勿以
久貧而貪財帛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此
去授一職任足以自安無以眷屬為念也長

子後宰昌明亦在道鄉中子一尉不足榮顯
小子當今入道以奉香火十年之內四海多
事善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虔請
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官任皆如其所言

盧賁修黃籙道場驗

卷十二

十一

盧賁者邠州三水人也晉永和二年為道州
司法參軍性強毒凡推詰刑獄鞭笞捶楚人
不勝酷死者甚衆忽一日廳前地裂有二鬼
昇一大鑊置於庭中發火煎之水已沸湧數
人上廳擒賁投入鑊中煎煮楚痛叫喚半日

餘乃擊出於地上諸鬼乃去醒後渾身猶如火色官吏共見如此半年每日受苦無方救拔羅浮山道士孟知微因遊州境賁延請到家告以斯苦知微曰此乃枉害良善魂告於天乃受斯報急修黃籙道場得天符放救冤魂生天此罪方免遂請道士修黃籙道場三日禮謝至第三日夢三十餘人有鬼吏引之謂賁曰國之刑律自有常科訊獄詳刑哀矜而勿喜賞宜從重所以示恩也罰宜從輕所以示仁也憂人之情惜人之命常兢兢而慎

之豈可肆汝心胷法外加罰苦毒捶楚害及
於人非罪而死者其魂告天幽冥不能制鬼
神不能拒上帝有命許其靈寃所以汝受其
苦今黃籙懺謝救彼寃魂魂既生天寃即解
矣此三十餘人各執蓮花乘雲氣從道場之
側翩翩上天自此鑊湯永息竟遂捨官入峨
嶓山修道矣

樊令言修北帝道場誅狐魅驗

樊令言者汴州人也莊在外縣因晚歸莊僕
從行遲其馬駿疾不覺獨行三二十里道傍

見一少女悲泣駐馬問之睹其袂豔遲回不
去遂與此女同入道側數里之間到其居處
屋宇宏麗侍從繁奢如公郡之家矣是夕女
之母約與令言為婚留連飲宴親賓皆集不
覺已三日矣懇欲還莊母亦令從者車擔侍

棠十二

十三

女數人使其女隨往莊所嫵婉歡樂彌日移
時令言日以瘦削因而成疾未及牀枕體弱
氣衰唯荒誕是務不接賓友惡見於人時多
恚怒心神恍惚偶自莊還家數里下馬頻頻
憩息於店中遇一道士自言是終南圭峯杜

太明熟寐令言謂之曰子之邪氣貫心祇疾
已作百脉奔散五臟虛勞若不救理死亡無
日矣吾之山童善於雜術子可遽還與此童
偕往可密室之中作北帝道場今夕當有其
効勿為驚怛如此即性命可全形骸可保矣
令言異其說奉其教素亦貯疑徑與此童還
莊中掃灑密室備香火案几其婦望而怒之
曰信邪妄之言行非正之事禍由自投非我
本所知也洎晚有十餘人將鷹犬弋獵之具
從空中而下徑入堂內殺其婦及女僕凡七

八人既死皆化為狐矣令言驚懼投密室中
不見童子但留朱字一行曰太上命北帝鷹
犬軍誅樊令言家害人狐魅之鬼如符命自
此令言所疾日瘥心力日益神氣充溢年八
十猶如少童則天時為東臺御史

卷十二

十三

鮮于甫為解寃修黃籙道場驗

鮮于甫者鄧州南陽人也屬隋朝喪亂年三
十七膽勇多計率莊戶一百餘人初即自衛
鄉里尋乃攻劫近封汝郢荆襄之間大為劫
奪殺害戶口侵掠行人至武德初甫忽患雙

手痛疹如被燒者三日一爛疾狀異常萬藥
千醫了不能救捨數百千錢作諸功德亦無
所應乃入京尋醫至藍田與道士同店止宿
因話所疾道士曰此冤橫殺人業報使然也
急詣宮觀修黃籙道場可以濟拔耳遂還家
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手不復痛平復如常
有十餘人或朱或紫或官或庶去壇百餘步
於東北隅髣髴而現使人致謝於甫甫往見
之欣然款晤曰君昔以無辜殺我實抱沉冤
上訴於天乞報其酷皇天降命得以相讎君

忽值神仙示以至道依玄經聖典開黃籙道
場奏表九天垂恩大宥非止我等之身君之
九祖亦同得生天矣齋功重大聖力顯明所
有寬對自此永解十華真人奉太上命下校
善功但當修福勿復念惡也甫捨錢三千餘
貫廣修宮觀補葺尊像施及貧病救厄濟危
於鄧州修觀立碑具紀靈驗之事

竇德玄為天符專追求奏章免驗

都水使者竇德玄貞觀中奉詔於淮浙名山
檢括真經於汴河上逢一使者脚痛塗步甚

為艱難欲託船後謂從者曰某遠道行役脚
疾忽甚官程有限又難駐留欲寄船後聊歇
三五十里不知可否從者白於德玄德玄亦
以牕中窺見深有哀憫之心因令船後安泊
日給茶飯直過淮口將息已較欲辭德玄出
船方問其行止曰某太山使者非世間人也
奉天符往揚州追竇都水耳聞之極驚請天
符一看如人間符牒不敢開之因問曰某都
水使者竇德玄也既是專追何須待到揚州
耶使者曰某不識其人但據文字行耳所到

之處下天符之後當處土地同共追收未到
之間固不合妄洩於天機也既君是都水與
牒中事同數日存卹之恩理須奉報欲免此
難可徑詣揚州王遠知仙伯拜章求請某即
未下天符待上章了必有勅命爾此外不可
禳之也德玄至揚州主客參迎纔畢便詣王
仙伯具述性命之急懇乞拜章仙伯曰某退
迹自修不營章表既有冥數之急敢不奉為
也乃與自寫章拜之是夕使者復來白章已
達矣太上有勅更延三十年位為左相其後

年壽官秩皆如其言矣

馬敬宣為妻修黃籙道場驗

馬敬宣者懷州武陟人也開元六年春授司
農寺丞移家入京妻亡有二男一女亦皆幼
小後妻姓謝前室兒女多被抑挫衣食不足

卷十二

十五

鞭楚異常敬宣皆不得知因夜作煎餅前室
女方七歲飢甚竊而食之謝氏候敬宣不在
以熱火筋刺其手掌不經旬日女乃致死數
日謝亦無疾而卒心上微暖三日却活敬宣
問其所見之事曰汝前妻訴我為火筋之事

冥司罰我生受爛足之報今乃雙足痛苦不可堪忍敬宣遂看之足已爛矣膿血橫流痛楚極甚敬宣初不知火筋刺女手之事及是聞之甚加痛恨謝之所病三年求死不得醫藥彌甚廣作功德亦無濟益敬宣於永穆觀燒香女冠杜子霞頗有高行因以此事問之子霞曰解寬釋結除宿報之災唯黃籙道場可以懺拔寬魂生天疾病自損過此不知也遂於景龍觀修黃籙齋七日七夜謝夢前妻及亡女曰以功德故捨汝大寬天符下臨不

得久住今則受福於天堂去矣足疾遂愈敬
宣夫婦常修齋戒歸心妙門矣

秦萬受斗尺欺人罪修黃籙齋驗

秦萬者廬州巢縣人也家富開米麩綵帛之
肆常用長尺大斗以買短尺小斗以賣雖良
友勸之終不改悔元和四年五月身死冥司
考責了罰為大蛇身長丈餘無目在山林中
被諸小蟲日夜嗜食疼痛苦楚無休歇時託
夢與其子具說此苦云汝明日於南山二十
里林間看我與少水喫廣造功德其子夢覺

語之一家悲歎坐以待旦及明徑至城南林中果見大蛇無目被衆蟲嚙食鱗甲血流異常醒穢一家見之號泣以水於盆飲之飲水欣喜舉身蠕屈若有所告其子廣求救護歷問於人紫極宮道士霍太清曰可修黃籙道

場三日懺悔必可濟拔其子即於宮中修齋三日三夜至第二日見一大蛇在道場中香案之下與林中蛇大小無異忽復不見是夜妻夢見萬著白衣坐紫雲中謂其妻曰深媿修此道場已蒙天符釋放前罪併盡今便生

天上更可捨三千貫錢大修道門功德以救
貧病自此子孫不得輕秤小斗短尺狹度欺
於平人受無眼衆毒之報此事顯然如影隨
形爾非黃籙大齋懺拔上達天宮太上有勅
天符赦此罪萬劫不可卒除吾有金裝割
爪刀子留以為驗夢覺果得此刀乃是棺中
隨殮之物信知生天非謬齋畢却往林中不
復見大蛇矣乃施刀子入紫極宮大修宮宇
立碑標載其事

杜鵬舉父母修南斗延生醮驗

京兆杜鵬舉相國鴻漸之兄也其父年長無子歷禱神祇乃生鵬舉二三歲間終年多疾十歲猶延劣怯懦父母常以為憂太白山道士過其家說陰陽休咎之事因以鵬舉甲子問之道士曰此子年壽不過十八歲父母大

棠十二

十七

驚曰年長無子唯此一兒將以紹續祭祀如其不永杜氏之鬼神將有若教之餒乎相眎灑涕請其禳護之法道士曰我有司命延生之術但勤而行之三年之外不獨保此一兒更當有興門族居大位者父母拜而請之因

授以醮南斗延生之訣使五月五日依法祈
醮然後每日所食別設一分若待賓客雖常
饌亦可設之如是一年當有嘉應父母懃奉
無闕致醮之夕有物如流星墜席中一年之
外忽有青衣吏二人過憩其門留連與語吏
曰主人每日常饌亦設位致響何所求也具
以前事白之吏曰司命知君竭誠明年復當
有一子此之二子皆保眉壽其名有一邊著
鳥向下懸鍼者當居重任必為相國所食自
此無煩致享明年果有此子兄弟俱克盛無

疾自是兄名鵬舉終安州都督弟名鴻漸為
國相西川節度使並壽逾九十終身無疾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共



